

張宗昌外傳 (三)

戚宜君

袁世凱收買暗殺陳其美

民國元年，張宗昌正當三十而立之年。

南北議和，國父孫中山先生把臨時大總統讓給了袁世凱，黃克強任南京留守，編併滬軍所屬各部，光復軍被編入第三師，張宗昌遂歸冷遜統率，番號改為騎兵第三團，職務仍舊是團長。

二次革命失敗後，冷遜棄軍逃遁，張宗昌頓失依憑，原擬馳往江西追隨李烈鈞，詎料李烈鈞在江西亦無法立足；北洋勢力大舉南下，張宗昌所部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被江蘇督軍馮國璋渡江入鎮南京時予以收編，他本人則擔任督署的副官長，兼任軍官教導團團長，都是有職無權的閒散差事。

袁世凱醞釀帝制時，馮國璋坐鎮東南，此人老奸巨滑，老上司對他頗為放心不下，於是，袁克定向乃父獻策，將袁家的女西席周道如，許配給馮國璋，以便就地監視；於是，一邊是「宮保的美意」，另一邊則樂得美人在抱，雙方一拍即合，遂成就了好事。

民國三年的陽春三月，專程送嫁的花車，緩緩的停靠在浦口站台，張宗昌以副官長的身份，

老早就渡江恭迎，將行李什物搬上汽車，二行人等在隆重的歡迎中，住進了督署的西花園。三月十九日，南京城裡冠蓋雲集，馮、周聯姻，極盡鋪張之能事，從其中有一副賀聯，即可概見一斑。聯云：

將略褻輕裘，奪龍蟠虎踞，好作洞房，從姝兒女莫愁，想願由英姿，當不愧小喬夫婦。

家風奇蕪樓，喜裙布荆釵，迎來瓊島，為報湖山電蠶，有執柯元首，始得歸大樹將軍。

馮國璋久慕袁府西席周道如的風韻，此番鯽魚得水，好不稱心，想起婚禮的排場，尤其滿意；想不到張宗昌這個莽漢，辦起事來還能夠如此的妥貼，心中一高興，也就時對他更加垂青，從此以後，張宗昌便成了馮國璋左右的紅人。

張宗昌雖然沒有多大學問，但是，自幼飽受坎坷顛沛之苦，歷經人事滄桑之痛，對於作人處事，也自有他的一套看法與作法，什麼時候應該拚命的埋頭苦幹，什麼時候應該抓緊機緣不放，以及什麼時候可以輕鬆愉快的享受人生，他都會把握得恰到好处。

既然得到了馮國璋的信任，又和南京城裡武職階級最高的第八師師長陳之驥相處甚得，陳之

驥是馮國璋的外甥，一向被視為心腹，重大舉措莫不先行與他計議，有時陳之驥也會問問張宗昌的意見，如此一來，張宗昌便更上層樓，不止是馮國璋面前的紅人，而且，已躋身督署的核心，也成為這位「宣武上將軍」的心腹人物了。

得意之後，難免故態復萌，於是，秦淮風月，六朝煙雨，歌臺舞榭，青樓畫舫中，到處都有張宗昌的踪跡；甚至販賣鴉片，賣官鬻爵的事兒，他也從中翻雲覆雨的撈到了不少好處；手頭寬裕，自然也就出手闊綽，性情豪邁，很容易結交大批朋友，在人抬人高的狀況下，馮國璋有了讓張宗昌再掌兵符的打算。

大約是爲了連絡舊部，也許是忽然動了衣錦還鄉的念頭，民國四年冬天，張宗昌曾經返回山東掖縣老家一行，除了對母親與繼父妥予安置之外，對於昔日混在一起的弟兄家屬，以及在上海時追隨他的部屬父母，凡是籍歷山東者，均不解勞苦的一一前往探視，均以子姪之禮叩頭問安，並分送大洋三百、五百不等，在民國初年的窮鄉僻壤裡，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

正在此時，袁世凱「登上」了皇帝位置，並在「懷仁堂」接見文武官員時，發表了一篇簡短

的演說稱：「大位在身，永無息肩之日。故皇帝實為憂勤惕厲之地位，決不可以安富尊榮視之。且歷代皇帝子孫鮮有善果，平時一切學問職業皆不得自由，故皇室難期發達，予為救國救民計，犧牲子孫又不敢避。」

張宗昌乘程南旋，趕到督署向馮國璋銷假時，馮正為了袁世凱稱帝一事，心中老大的不是滋味，一見張來便抓住他的胳膊說：「效坤，不久前我督京入覲時，老頭子還親口對我說：『你相處多年，應該瞭解我的心意，我大兒子得了殘疾，老二想做名士，三兒不達時務，其他都還年幼，何況自古以來，帝王家都無善果，我又何必要害子孫呢？』你聽聽着，言猶在耳，他竟然大當起皇帝來了，他那裡把我當成自己人了。」

張宗昌一聽督帥的口氣，與其說是反對帝制，無寧說是遭受了冷落，於是，乃一針見血的說：「只要我們手攬重兵，不管到什麼情形之下，依然可以舉足輕重。」說的也是，之後，南京方面，便不助聲色的擴充實力，坐以觀變。

先是蔡松坡與唐繼堯，在雲南組織護國軍起義討袁，已經弄得袁皇帝十分慌亂，而國父在日本發表「討袁檄文」，字字刺到了袁世凱的痛處，更使他胆顫心驚，寢食難安。廣東、浙江相繼獨立後，陳其美又在上海主持反袁工作，袁世凱的死黨鄭汝成，率領精兵數萬扼長江咽喉，鎮守上海，並控制海軍，成為袁世凱的東南屏障，不意在年前為革命黨人狙擊身死。繼任的楊善德，實在難當重任，而坐鎮南京的馮國璋，業已離心離德，一味的保存實力按兵不動，對於東南的局

勢，袁皇帝實在無法安下心来。

陳其美富於組織能力，在上海又有雄厚的潛勢，其聲勢與號召並不弱於蔡松坡，倘若東南和西南連成一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想來想去，必須趕快除掉陳其美，才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

袁世凱為了免去心腹之患，立意要除掉陳其美，藉以保全東南；而馮國璋為了鞏固他的勢力範圍，陳其美近在咫尺，成為他最大的威脅力量，因此，也處心積慮的想要除掉他；儘管兩人的意見不一，立場不同，但在這件事情上，彼此的打算却是一致的。

陳其美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早年曾遊日本研習警政，對人的領導與事的處理都有卓越的見解與辦法，而且，警覺性特高，袁、馮二人雖然想盡了辦法，均未得逞，以是袁世凱始終耿耿於懷，馮國璋也一籌莫展。

儘管西南一帶，戰事如火如荼的在進行，馮國璋的部隊却不見動靜，楊善德駐守在上海的重兵，也不敢輕易他調，京滬一帶，至此形成了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式的暫時平靜狀態。

此時的上海仍然是紙醉金迷，歌舞昇平，南京城裡在馮軍的控制下，暫時也還沒有聽到一點火藥氣息；張宗昌無事可作，一天到晚徵歌逐色，吃喝賭博，倒也逍遙自在。他有一個賭友兼嬖友蔡某，是南京浦口商埠籌備督辦，平日不務正業，與張宗昌臭味相投，整天鬼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

有一天，蔡約了張來，不是賭博也不是喝酒

，却鄭重其事的延入內室，相與密談。張宗昌還笑他幹嘛鬼鬼祟祟的玩花樣，蔡某說：「不是玩花樣，而是有一宗天大的事情要同你相商，如果你沒有胆子聽，我也就不必說了！」

「這是什麼話？」張宗昌氣急敗壞的說：「你當我是紙糊的，或是泥捏的，打從出了娘胎以後，什麼陣仗我沒有見過，我是長大的，不是被人嚇大的，不要賣關子了，有什麼話你就直說了吧！」

蔡某也是老袁的心腹，派在浦口以備不時之需，老袁命他物色一個可靠的人，籌劃暗殺陳其美，他經過千挑萬選，才決定向張宗昌這個渾人試試看。他想：如果直截了當的說了，如果張宗昌不答應，反而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於是，拐彎抹角的先來一套激將法，看看張長腿的反應再作計較。想不到他的辦法比預期的反應還要熱烈，當面鑼對面鼓，再要吱吱唔唔，反而會弄得不歡而散，於是，壓低了嗓門道：「你有沒有胆子替老頭子辦一件大事。」

「老頭子」指的就是袁世凱，當年紀曉嵐曾經稱乾隆帝為「老頭子」，如今袁世凱的手下，也在背地裡稱他為「老頭子」。張問：「什麼樣的大事？」蔡答：「暗殺陳其美！」張嗅了一聲，蔡說：「你看吧！嚇着你了不是？」張解釋着說：「那倒不是，只因當年我在上海擔任騎兵團長時，算來陳其美也算是我的老長官了，作人怎好以下犯上。」蔡說：「如今你已經是北洋系統的人了，而且督帥待你不薄，暗殺陳其美不但是老頭子的密令，而且，也可以為督帥去掉心腹大

慮，一舉而兩得，既可報答督帥的知遇之恩，也難得有這麼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為老頭子出力賣命，你還猶豫個啥？」

張宗昌聽他說得頭頭是道，如果換了李徵五，他說什麼也不能幹，陳其美畢竟是隔着一層，於是，便硬着頭皮答應了下來。這廂蔡某急忙報告給袁皇帝，第二天袁便有密電給馮國璋，命張宗昌即日來京一行。

馮國璋不疑有他，立即命令張宗昌起程北上，在「春藕齋」內，張宗昌第一次見到袁世凱，屏退左右，授以暗殺陳其美的任務，並予以大洋七十萬元妥為佈置一切。

張宗昌抱着沉重的心情，也攜帶着巨款回到南京，馮國璋詢以赴京經過，張宗昌毫不隱瞞的說：「皇上交給我一個秘密任務，可是，對督帥却不能不說，皇上的意思是要我找人刺殺陳其美。」馮國璋聽後拍拍張宗昌的肩膀說：「那就看你的了，如有需要協助之處，儘管對我提出無妨。」

陳其美在上海的活動，一向是非常謹慎，從不在公眾場合露面，北洋系的人根本無法接近他，張宗昌到了上海，多方設法，仍然是一點眉目也沒有。正在進退維谷，無計可施的時候，忽然有一天在飯館裡，遇到了從前的一個部下名叫程子安的，這個人是他的小同鄉，跟着他從關外來到上海，他當了騎兵團長，程子安也成爲他手下的一名排長；有一次酒醉鬧事打傷了人，基於維護軍紀的要求而將他斥革，程子安當時還曾悻悻的說：「噢！你今天神氣了，動不動就要開

除這個、開除那個，等到大夥都被你開除光了，看你還當個狗屁團長。」

而且，程子安還發誓：以後如果單獨遇到張宗昌，一定要給他兩個耳光，以洩心頭之忿。但是，這個心願，却被一封家信打消了，就是那次張宗昌回家探親時，也到了程家，登堂拜見程母，並致送大洋三百，事後程母寫信給兒子，盛讚張宗昌夠義氣、有孝心，程子安從此對張宗昌不但祛除了懷恨之心，而且，還時時懷念不已。

程子安一再表示思念之忱，於是，兩人洗盡更酌，暢談別後一切，張宗昌揚言日後再有機會領兵，必不相忘，並親切的詢問程子安目下作何營生，程答：「別後一事無成，現在陳其美處陶腿，混口飯吃而已。」

聽到陳其美的名字，張宗昌心裡爲之一震，眼看飯館裡人多嘴雜，實在不是個談話的地方，乃穩住陣腳說：「喲！還在混口飯吃呀！老哥哥我如今混得還不賴，隔天給你幾文花花。」這一天僅止於寒暄而已，臨行又殷勤約定，後日在長三堂子裡相會。

上海的長三、么二都是吃喝玩樂的風月場所，尤其是長三堂子，只要花得起價錢，什麼排場都能爲有錢的大爺擺出來，鬧起門來賭博、談生意，絕對不必耽心會有人打擾，而三教九流的人關室密談，更不至於引起別人的注意或走漏了消息。

酒酣耳熱之際，程子安不免把所受委屈，一股腦兒的向這位老長官傾訴一番，說什麼「頗受排擠，極不得意」以及「年逾三十，一事無成」

。張宗昌遂悄悄的對程子安說：「眼前就有一個升官發財的大好機會。」勸程子安負責策劃，相機刺殺陳其美，程子安乘着酒興，慨然應允。

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陳其美在上海薩坡賽路被刺，這是繼宋教仁被刺後，第二件革命黨人被暗殺的事件。由於陳其美遇難時，正是護國軍起義節節推進，整個南中國風起雲湧討伐袁世凱的時候；也是馮國璋、張勳、倪嗣冲南京會議開幕的一天，緊接着是袁世凱取消帝制，六月六日清晨三時暴斃於新華宮中，這一連串的巨大變化，反而把陳其美的死訊掩蓋了。

晉京入湘竄贛再度出關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四個月後，由國會補選馮國璋爲副總統。

民國六年夏天，「辮子軍」演了一齣「復辟」鬧劇，段祺瑞馬廠誓師，不旋踵救平變亂，黎元洪引咎辭職，馮國璋便在南京攝行總統職事；段祺瑞第三度出任國務總理，一心一意想要大展宏圖一番，對於馮國璋在南京擁兵自重，頗不愜意，遂函電交催馮代總統入京就職。

民國六年八月一日，張宗昌跟隨馮代總統抵京，夫人周道如重蒞新華宮，撫時感事，親物懷人，想到袁家以往顯赫繁盛的景況，終落得台空風去，梁在燕飛，內心不無快快。

「北洋三傑」——王龍、段虎、馮狗，王士珍雖然是條龍，但命運最爲坎坷，段祺瑞是頭虎，名副其實的跋扈非常，惟有馮國璋這隻狗，却一帆風順，如今居然成了唯我獨尊的態勢。

馮國璋很認真的要重振北洋聲勢，也很誠懇的要團結「三傑」，開口「上下一致」，閉口「內外一心」，不止一次的對王士珍和段祺瑞說：「咱們三人從此要一條心，通力合作；在咱們三人中間，無所謂總統、總理、參謀總長。」他的「三傑一體論」像是煞有介事，其實三人各有矛盾，亦各懷心事，始終也沒有「一體」得起來。

大總統府裡，張一麐爲秘書長，師景雲爲軍事辦公處長，熊炳琦爲參謀長，段鴻壽爲執法處長，張宗昌沒有學問，實在上不了枱面，只好仍舊幹他的副官處長；但是老東家既然成了民國元首，他總認爲應該有領兵打仗的機會了吧！馮國璋心想：張宗昌雖然魯莽不文，衝鋒陷陣倒是一把好手，而且，多年追隨左右，如果他能手握重兵，緩急之間也好有個幫手；無奈段祺瑞一手遮天，如果名正言順的撥調一批人馬給張宗昌統領，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萬不得已只好暗中默許他自行設法，至於成不成得了氣候，那就看他的本事與造化了。

張宗昌性格爽朗，自有他的一套御人辦法，昔日袍澤均有連絡，只待他登高一呼，便能迅速成軍；如今時機成熟，不數月間舊部紛紛前來投效，魯、豫交界地區的散兵強梁也聞風來歸，很快的便組成了一支二萬多人的隊伍，駐紮在冀南，號稱「魯軍」。

段祺瑞因鑒於「黎段之爭」的餘痛，爲了拊馮馮國璋，乃以「皖系」爲中心，成立了所謂的「安福系」，繼而改組成立新國會。原有國會議員受到排擠，紛紛南下，召開非常會議於廣州，

選舉孫中山先生爲陸海軍大元帥，設立軍政府，聯合西南各省宣言「護法」；並出兵湖南，下岳州、復平江，聲勢甚盛。北洋政府以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吳佩孚代理第三師師長二度入湘，摸清了湖南人輕生死重義氣性格，更掌握了三湘人士吃軟不服硬的脾氣，將採懷柔及尊重的策略，順利的進軍衡陽，至此便停下脚步，天天置酒高會，與當地士紳大拉交情。

論功行賞，湘督一席，自然是非吳佩孚莫屬，不料段祺瑞起了一點私心，却把湖南督軍一席給了皖系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七師原本兵力不足，馮國璋便乘機把張宗昌的一批人馬派給了張敬堯，同是姓張嘛！而且，脾胃相投，居然如魚得水似地一同入湘了。

吳佩孚在衡陽頗得人緣，張敬堯雖然是湖南督軍，因爲，所部紀律蕩然，一般老百姓都怨聲四起，尤其是張宗昌所部，駐紮在湘西一帶，燒殺搶擄無所不爲，強悍的湖南人更是恨之入骨。由於怨恨張督，也就特別同情吳佩孚，因而發起一項「驅張易督」的運動，張敬堯日夜就心到手的督軍位置被人搶去，而吳佩孚心裡却另有打算，根本沒有把湖南督軍這個位置放在眼裡，依舊是綸巾羽扇，仿彭剛直公畫梅賦詩自娛。

北洋政府爲了安撫吳佩孚，乃實授吳爲第三師師長，並賜以「孚威將軍」的名義，那時的甚麼甚麼將軍名義，論地位大約就是沒有地盤的督軍，想不到吳佩孚並不領這個情；試看北洋政府三番兩次飭令第三師進攻兩廣時，謹以「湘省水患滔天，瘟疫遍地，兵疲將憊，不堪再戰」來搪

塞；等到吳佩孚致蔭督李純的通電，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以後，段總理才真正的感到了切膚之痛。

吳佩孚在衡陽發揮罵人藝術，使得他的地位與聲望直線上升。一面罵人，一面請求調防，一而再，再而三，說詞有「干役湘省，兩載於茲，法請撤防，未承允准。」因此，不得不「北望叩首涕泣哀懇」，曹錕並且加上兩句云：「戰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者又爲他鄉之餓殍。」雖然，北洋政府仍然是「未敢遽予照准」，但是，吳佩孚已經在洛陽西郊大興土木，作撤防北歸時的屯兵之地了。

吳佩孚一再請求撤防，而北廷却始終置之不理，是因爲要靠他坐鎮衡陽，作爲北洋政府的「南天柱石」，另外則又慮其北歸後，成爲「害群之馬」到處搗亂，所以，一味的採取延宕政策。

儘管北廷不准吳師撤防，但吳佩孚認爲時機業已成熟，遂自動開始了撤防步驟，一面派人與南軍簽訂撤兵協定，一面電請湘督張敬堯前來協調接防事宜。有計劃護送會師眷屬七百餘人北歸，並令士兵不得請假，不得向商民賒欠，並向北洋政府發出「撤防通電」略云：「遠伐湘防，瓜期兩屆，三戰換防，不可謂速，鬻牆蕘豆，何敢言功。既經罷戰言和，南北即屬一家，並非寇仇外患，何需重兵設防？」於是，民國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吳佩孚率領第三師開始撤防北上。

吳軍整裝待發之際，湘軍已枕戈待旦多時，那裡還輪得到張敬堯來接防。張督被湘人呼之爲「張毒」，他根本不瞭解「湘人可撫而不可虐」的道理，肆無忌憚的施行高壓政策，在吳師撤防

以後，湘軍在譚延闓、趙恒惕的率領下，於五月二十七日下達總攻擊令，一戰而吳新田棄衡州不守，再戰而田樹勛棄寶慶潛逃，三戰輪到了張宗昌頭上，敵不住湘軍的如虹士氣，面對以肉彈代替子彈，不知生死為何物的湘軍，張宗昌的部隊狼狽的由攸醴逃入江西地界，荼毒湖南三年的張敬堯，把督署鎮湘樓付之一炬後，也倉皇逃走。

江西督軍陳光遠，顧慮不易制服張宗昌，而且，臥榻之側也容不得別人鼾睡，於是，虛與委蛇，詭稱集中一地予以整補集訓，張宗昌本人則被熱情的接到南昌「洗塵」，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巧妙的把「魯軍」化整為零，予以編併或遣散了；等到張宗昌在南昌酒足飯飽之後，忽然想去看他的部隊，已經是煙消雲散，了無踪跡矣！這個大而化之的渾人，這會兒是犯了「將不離兵」的大忌。

陳光遠於焉避不見面，張宗昌直跳脚也無可奈何，在督署的隆重歡送下，並送了一筆不小盤費，如今他又成了孑然一身的光桿，好在他這時尚不滿四十歲，正是人生的鼎盛時期，失敗了有勇氣、也有精神圖謀東山再起，於是，抖落一身霉氣，決計西走洛陽，投靠日正當中的吳佩孚。

吳佩孚根本懶得理他，更不願多所囉嗦，索性拒而不納，截釘斬鐵的擋了駕，硬說是一「洛中局面太小，難供將軍歇馬」。張宗昌心想：山東人不愛山東人，咱們走着瞧好啦！「我就不相信天下之大，會沒有我張宗昌容身之地。」

淨說氣話也於事無補，不管怎麼說，還是得先找個容身之地才行，於是，又隻身北上保定找

上了曹錕。曹三爺是個老好人，他領導下的「直系」氣燄方熾，連總統徐世昌都看得着他的眼色行事，照顧張宗昌自然是小事一件；果然，曹錕答應為他的出路安排一切，張宗昌滿心歡喜的待在賓館裡等候佳音，但是，曹錕等人生怕山東人的勢力過度膨脹，一個吳佩孚就已經感到尾大不掉了，再加上個張宗昌那還了得，因此，曹錕的保證便沒有了下文。

當時的張作霖已在關外站穩了腳步，正以巡閱使的身份大事擴充實力，號稱「奉系」，張宗昌於是動起了再度出關的念頭，說走就走，毫不猶豫，想起第一次出關時，自己才是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大孩子，此番再度出關，已經是年屆不惑了，而且，竟然是進退失據，無所適從，內心不覺黯然而神傷起來。

張作霖這時正在刻意的收羅新派人物，留學國外，學有專長的才俊之士，紛紛前來投效，對於張宗昌這個敗軍之將，而且，是不學無術的人，壓根兒就不感興趣；不過既然聞關來投，也不好拒人於千里之外，再者因為張宗昌在關外下層社會還算小有名氣，說不定也有用到他的時候；因之雖然並未假以辭色，仍然沒有使他完全失望，只聘他作為東三省巡閱使署的高等顧問，有職無權，但却多錢又多閒，不管怎麼說，總算有了一個棲息之所。

在「奉系」東北軍排外思想甚囂塵上之際，張宗昌能夠謀得一枝之棲，已經是很不容易了，至於他一心想要領兵打仗，也就只好以後等待機會再說啦！

消滅高仕儻收編白俄軍

直皖之戰，吳佩孚將取閃電戰術，於大雨滂沱的黑夜，出敵不意，活捉了「定國軍」的前敵總司令曲同豐，短短的四天便結束了戰爭。

「奉系」有拔刀相助之功，處處要與「直系」平分秋色，張作霖與曹錕也結成了兒女親家，兩人成爲當時北洋政府的兩大柱石；但是，吳佩孚却始終不買張作霖的賬，張作霖也把吳佩孚當成一隻惡虎，雙方積不相容，終於在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展開了第一次直奉戰爭。

「奉軍」以軍糧城爲大本營，前敵司令部設在長辛店。先一日曹錕問董政國道：「這一仗你能打勝？」董點頭肯定的答：「一定能勝。」吳佩孚在一旁下達命令：「限於二十四小時之內奪回長辛店，違則軍法從事！」

董政國奉命後馳赴前線，集合所屬團長聽訓，董說：「有兩件東西，隨便你們拿一件，一件是長辛店，一件是本旅長的頭。」團長們齊聲回答：「我們要長辛店，不要旅長的頭。」

董政國探知「奉軍」在沿路埋有地雷，遂徵集大批黃牛，趕在前面，踩着地雷時讓黃牛作替死鬼，稱作是「黃牛陣」。黃牛被爆炸聲驚嚇，一路狂奔，部隊也跟着衝殺過去，把「奉軍」的前敵司令部衝得唏哩嘩啦，不戰而潰，奪路逃走，「直軍」一路追擊，直抵廊房。

「奉軍」因長辛店受挫，各路均無鬥志，第一步退往軍糧城，第二步退往灤州，終於退回關外，第一次直奉之戰，張作霖算是吃了一次大敗

仗。

當直奉之戰尚未爆發之前，吳佩孚對關外作了兩項安排，準備一舉傾覆「奉系」的巢穴。一項是暗派幹員持蘭譜到黑龍江與吳俊陞約為兄弟，請他按兵不動；另一項是委派高仕儂為吉林討逆軍總司令、盧永貴為副總司令。高仕儂是吉林督軍孟恩遠的女婿，曾任吉林曹編第一師師長，孟恩遠被張作霖趕出東北時，高仕儂也連帶去職；盧永貴是高的舊部，被張作霖收編為中東路山林剿匪司令，駐防在中俄邊界綏芬河一帶。

高仕儂奉了吳佩孚的密委，秘密的由哈爾濱馳入盧永貴司令部內，發動兵馬由中東路的終點綏芬河，乘車沿路向哈爾濱殺來，沿途各站護路隊望風迎降，先頭部隊已經抵達寧古塔附近的海林站，張作霖聞訊大驚失色。

正當「奉軍」在關內節節失利之時，不料禍起蕭牆，自家地盤內又異軍突起，前有強敵壓境，後有叛軍緊逼，這一下子張作霖可算是慌了手脚，連忙召集緊急會議商量對策，無奈大批人力物力均已投入直奉之戰，如今不但無可用之將亦無可調之兵，一個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張宗昌這時挺身而出，願意力任艱鉅，撲滅這把野火。

張作霖言明無人無械，張宗昌說：「我趕到哈爾濱再想辦法。」果不其然，這會兒算是用上了張宗昌在下層社會的潛在力量，但是，他離開東北已經十幾年了，究竟還能不能產生號召力，還在未定之天，但是，急切之間無人可用，也只好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死馬當活馬醫了。

張宗昌到了哈爾濱，憑着「張長腿」的招牌，使出渾身解數，東扯西拉，只弄到了五百多枝各型各式的槍枝與一大批烏合之衆，當地防軍長官張煥相，自始至終都是以看笑話的心情與不屑的眼光，眼睜睜的看着這個山東大漢在出洋相，並對人說：「這傢伙真是活得不耐煩了，出鋒頭也不是這樣個出法呀！」

算是張煥相還有點良心，在可能範圍內也幫了張宗昌一些忙，為他們補充了彈藥、糧秣，並調派了一列火車，就這樣，張宗昌下令所有人手分乘十個車廂，把窗門緊鎖，使敵人摸不清虛實，一切停當之後，張宗昌全身披掛跳上車頭，又拿出日俄之戰中的打殺精神，慷慨赴敵去也。

張宗昌心想：「要幹就得顧一切的幹他一場，要想出人頭地，總得冒人家所不敢冒的險才行。要是一戰成功，今後在東北軍裡就有得混啦！倘若不幸失敗，反正光桿還是光桿，也沒有什麼好賠累的了！」

當火車風馳電掣的向北方衝去時，張煥相心裡暗暗好笑，想着：「這個冒失鬼，就憑這一批地痞流氓，也能與正規軍對陣，這一批火車，準會被炮火打得稀爛。」

其實，盧永貴的基本隊伍，也才不過是二千人，發難時收編兩大幫「鬍子匪」，算是湊夠了萬把來人，再加上沿鐵路線的護路隊三、四千人，以及拉伏拉來的一些老百姓，總數號稱兩萬人，又有火車作為運輸工具，因而進軍神速，聽起來是頗為嚇人的一支武力。

從綏芬河出發，戰鬥前進五百餘里，經過十

餘小站，雖然未曾遇到像樣的抵抗行動，但是，為了害怕歸路被截斷，所以，採取步步為營的辦法，每過一站便稍作停留，並留下若干人駐守，「站」過得越多，剩下的部隊便越少，到達海林站時，僅餘五千多人，忽然感到兵力不足，又探知寧古塔有「奉軍」一團駐守，不敢貿然前進，停了下來達兩星期之久仍不見動靜。

高仕儂和盧永貴都不是用兵的能手，而且，也缺乏孤注一擲的胆識。須知：成就非常之事業，必須要有非常之手段。他們在綏芬河發難以後，如果一鼓作氣，奮勵無前的一直衝到哈爾濱，佔據有利的態勢，不難造成四方響應的局面，即或不能成功，也還有個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他們竟畏畏縮縮的生怕踩死了路上的螞蟻，像這種前怕狼、後怕虎的打法，如何成得了大事。

高、盧二人在海林站不進不退，徬徨無策，部屬的士氣業已渙散，倘若在此時完完整整的撤回綏芬河，張宗昌想要收拾他們，大可以憑險固守，照樣還可以拉上山深林密之處去打游擊，而他們却採取了最下下之策——遲滯不前，坐以待斃。

待至張宗昌的列車衝到，手榴彈機關槍連珠發射，對方弄不清敵人的虛實，只派些臨時抓來的民兵和「鬍子匪」來應戰，山林警衛隊則留着保駕，張宗昌一陣拼命猛攻，嚇得對方不戰而潰，牽動山林警衛隊和後方七拼八湊的雜牌隊伍也四散奔逃，就這樣兵敗如山倒，益發而不可收拾。

高、盧一路向綏芬河潰退，立足未穩，再退

往東寧，張宗昌緊追不捨，眼看就要生擒活捉了，高、盧二人趁着月黑風高之際，脫下軍裝，扮成行商模樣，相偕逃往高仕儂的另一舊部某旅長處，暫時躲避風頭。

某旅長首先是熱誠的接待，繼而仔細盤算了一番，感到大為不妥，於是，連忙電告張作霖「生擒高、盧二逆」。覆電只有簡簡單單的幾個字：「立即就地正法。」吳佩孚在敵人內部佈下的一支奇兵，就這樣禽飛鳥散，煙消火滅了。

說實在的，張宗昌這種沒頭沒腦的拆爛污打法，要是高、盧二人能夠沉着應付，不難予以澈底的擊潰，即使圍困他們幾天，張宗昌也就無計可施了，但是，所謂的「討賊軍」號稱聲勢浩大，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這一次張宗昌算是幫了張作霖一個大忙，沿路撿拾殘兵敗將，一體照單全收，等到戰事告一段落，「張長腿」於是又有了一萬多人的局面。

無論「奉系」的排外思想如何根深蒂固，然而，論功行賞，雖不予重用，可也不能不給予一個名義，於是，便以綏寧鎮守使的虛銜來敷衍他，不列編制，也不派糧餉及械彈，張宗昌亦不加計較，有了地盤，有了權勢，還怕沒有錢花，他的辦法是濫發「軍用票」，蓋上鎮守使關防便是錢，弄得商民怨聲載道，張作霖眼看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而且，心裡也覺得有些理虧，過了不久把他的部眾編成一個旅，一切補給裝備也就如數照撥。

未幾，俄國爆發革命，俄皇被推翻，有一批白俄軍隊由謝米諾夫元帥率領，退到綏芬河來，

他們擁有許多新式武器與一列裝甲火車，所以，沒有人敢去輕易的招惹他們。

前清時期曾與俄帝訂有約定，中東路上准許俄國軍隊駐紮，民國以來東北地區局勢始終不會平靜，一般軍政人物總懷有一份懼外的心理，再說俄國的革命份子，尚未與各國建交，因此，這一批白俄軍隊，便在三不管的情形下，苟且偷安在中東路上。

張宗昌聽說了這件事，起初並沒有放在心上，後來經不住部眾的建議及慫恿，乃積極佈置，決定要收繳老毛子的武器。

拂曉時分，濃霧瀰漫，張宗昌的第三旅已經佔據有利地形，把白俄軍隊團團圍住，雙方不置開火，靜待交涉結果再作定奪。

謝米諾夫元帥一看是當年日俄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出面，心裡早已屈服了一半；再想到他們目前的處境，既不能回國，亦不能脫籍回家，雖然有槍在手，却無用武之地，前途茫茫，大有不知

何去何從之感。

張宗昌操着一口流利的俄國話說：「你們的小命如今是捏在我們的手裡，抵抗嘛！眼前就是死路一條。如果，你們把武器交出來，最好是連人帶車一齊投誠，跟着我闖天下，絕對負責你們的安全，今後再也沒有人敢找你們的岔了。」

謝米諾夫元帥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乖乖的投靠了張宗昌，出乎意料之外的兵不血刃，便獲得了大批新式武器，又收編了白俄兵，好像是猛虎添翼一般，張宗昌真的又抖了起來。張宗昌資助謝米諾夫，另以其部下驍將米哥羅夫統領這批人馬。

張作霖在直奉之戰吃了大虧，如今正在埋頭整軍經武，眼看張宗昌收編了白俄軍隊，反正是用人孔急之秋，也就樂得承認了既成事實。

張宗昌意氣豪雄的幹得十分起勁，再度出關僅只兩年多的時間，能有一個如此的局面，已經是心滿意足了，這時他剛剛是四十歲初度。

台灣鐵路管理局運務總所

地址：台北市信義街八號 電話：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現代化運輸作業 為工商業提供最佳服務

服務項目

運輸業務：紙路運、貨運、手運、船運、汽運、郵運、客運、行李、包裹、貨物、保險、倉庫、棧房、堆棧、搬運、包裝、代辦、勞務、保險、業務。

服務業務

基隆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台北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新竹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台中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彰化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嘉義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台南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高雄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屏東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宜蘭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台中港服務所：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成功貨運集散站：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